俠義傳

俠義傳卷二十三

百十一回　定日盜簪逢場作戲　先期祝壽改扮喬妝

且說丁蔣智陸四位將白玉堂骨殖盜出又將埋藏之處仍然堆起土坵收什已畢纔待回身只聽那邊有人痛哭蔣爺這裡也哭道敢則是五弟含冤前來顯魂麽說着話往前一湊仔細看來是個樵夫雖則明月之下面龐兒却有些個熟識一時想不起來心內思忖道五弟在日並未結交樵夫何得夤夜來此啼哭呢再細看時只見那人哭道白五兄爲人英名一世志略過人惜乎你這一片血心竟被那忘恩負義之人欺哄了甚麽叫結義甚麽叫立盟不過是虛名具文而已何能似我柳青三日一次喬粧哭

眞於你哎呀白五兄吓你的那陰靈有知大約妍媸也就自明了蔣爺聽說柳青猛然想起果是白面判官連忙上前勸道柳賢弟少要悲痛一向久違了柳青登時住聲將眼一瞪道誰是你的賢弟也不過是陌路罷了蔣爺道是是柳員外責備的甚是但不知我蔣平有甚麽不到處倒要說說魯英在旁見柳青出言無狀蔣平卻低聲下氣心甚不平剛要上前陸彬將他一拉丁二爺又暗暗遞目魯英只得忍住又聽柳青道你還問我我先問你你們既結了生死之交爲何白五兄死了許多日期你們連個仇也不報是何道理蔣平笑道員外原來爲此這報仇二字豈是性急的呢大丈夫作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我五弟已

然自作聰明輕身喪命他已自悞我等豈肯再悞故此今夜前來先將五弟骨殖取回使他魂歸原籍然後再與他慢慢的報仇何晚之有若不分事之輕重不知先後一味的邀虛名兄毫無實惠那又是徒勞無益了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員外何得怪我之深耶襯青聽了此言大怒而且聽說白玉堂自作聰明枉自輕生更加不悅道俺哭奠白五兄足盡俺朋友之誼要那虛名何用俺也不合你巧辯饒舌想白五兄生平作了多少驚天動地之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似你這畏首畏尾躲躲藏藏不過作鼠竊狗盜之事也算得運籌與決勝可笑吓可笑吓旁邊魯英聽至此又要上前陸彬攔道賢弟人家說話又非拒捕你

上前作甚丁二爺亦道且聽四兄說甚麼會共只得又忍住了蔣爺道我蔣平原無經濟學問只這鼠竊狗盜也就令人難測柳青冷笑道一技之能何至難測呢你不過行險一時僥倖耳若遇我柳青只怕你討不出公道蔣平暗想道若論柳青原是正直好人我何不將他制伏將來以爲我用豈不是個幫手想罷說道員外如不相信你我何不戲賭一番看是如何柳青道這倒有趣卽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枝簪來道就是此物你果能盜了去俺便服你蔣爺接來對月光細細看了一番却是玳瑁別簪光潤無比仍遞與柳青道請問員外定于何時及在何地呢柳青道我爲白五兄設靈遙祭尚有七日的經懺諸事已畢須

十日工夫過了十日後我在莊上等你但只一件以三日爲期倘你若不能以後再休要向柳某誇口你也要甘拜下風了蔣平笑道好極好極過了十日後俺再到莊問候員外便了請彼此畧一執手柳青轉身下嶺而去這裡陸彬魯英道蔣四兄如何就應了他知他設下甚麼埋伏呢蔣平道無妨我與他原無仇隙不過同五弟生死一片熱心他若設了埋伏豈不怕別人笑話他麼陸彬又道他頭上的簪兒吾兄如何盜得呢蔣平道事難預料到他那裡邊有甚麼刁難呢且到臨期再做道理說罷四人轉身下嶺此時水手已將骨殖罈安放好了四人上船搖起槳來不多一會來至莊中時已四鼓從北俠爲首挨次祭奠也

有垂淚的也有歎息的同在陸彬家中不便放聲舉哀惟有徐慶咧着個大嘴痛哭蔣平哽咽悲泣不止衆人與畢徐慶蔣平二人深深謝了大家從新又飲了一番酒吃夜飯方纔安歇到了次日蔣爺與大衆商議即着徐爺押着罈子先回衙署並派兩名伴當沿途保護而去這裡衆人調開棹椅飲酒丁二爺先說起柳青與蔣爺賭戲智化問道這柳青如何蔣爺就將當日刧掠黃金述說一番因他是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慣用蒙漢藥酒五鼓雞鳴斷魂香智化道他既有這樣東西只怕將來到用的着正說之間只見莊丁拿着一封字柬向陸大爺低言說了幾句陸彬即將字柬接過折開細看陸彬道是了我知道了告訴

他修書不及代爲問好這些日如有大魚我必好好收存俟到臨期不但我親身送去還要拜壽呢莊丁答應剛要轉身智化問道陸大弟是何事我們可以共聞否陸彬道無甚大事就是鍾雄那裡差人要魚說着話將字柬遞與智化智化看畢笑道正要到水寨探訪不想來了此柬真好機會也請問陸賢弟此時可有大魚陸彬道早問漁戶報到昨夜捕了幾尾大魚尚未開發智化道妙極賢弟吩咐管家叫他告訴來人就說大王既然用魚我們明日先送幾尾看看以爲如何如果使得我們再照樣捕魚就是了陸彬向莊丁道你聽明白了就照着智老爺的話告訴來人罷莊丁領命回覆那人去了這裡眾人便問智化有

何妙策智化道少時飯畢陸賢弟先去到船上揀大魚數尾另行裝載俟明日我與丁二弟改扮漁戶二名陸賢弟與齊二弟仍是照常算是送魚額外帶水手二名只用一隻小船足矣咱們直入水寨由正門而入劣兄好看他的佈置如何到了那裡二位賢弟只說聞得大王不日千秋要用大魚昨接華函今日捕得幾尾特請大王驗看如果用得我等回去告訴漁戶照樣捕大約有數日工夫再無有不敷之理不過說這冠冕言語又盡人情又叫他不懷疑忌劣兄也就可以知道水寨大槩情形了衆人聽了歡喜無限飲酒用飯陸齊二人下船揀魚這裡衆人又細細談論了一番當日無事到了次日智爺叫陸爺周漁戶

要了兩身衣服不要好的却叫陸曾二人打扮齊整定於船上相見智爺與丁二爺惟恐衆人瞧着發笑他二人帶了件當攜着衣服出了莊門找了個幽僻之處改扮起來脫了華衣抹了面目帶了斗笠穿上漁服拉去鞋襪將褲腿捲到磕膝之上然後穿上褲叉兒繫上破裙登上芒鞋臉上抹了污泥丁二爺更別致鬢邊還插了一枝野花二人收什已畢各人的件當已將二位爺的衣服鞋襪包好問明了下船所在到了那裡却見陸曾二人遠遠而來見他二人如此裝束不由的哈哈大笑魯英道猛然看來直彷彿法王二與俏皮李四智化道很好我就是王二丁二弟就是俏皮李四你們叫着他順口吩咐水手就以王二李

四相稱陸曾二人先到船上留丁二人隨後上船却守着
漁艘一邊一個真是賣藝應行幹何事司何事是再不錯
的陸曾二人只得在船頭坐了依然是當家的一般水手
開船直奔水寨而來一葉小舟悠悠蕩蕩一時過了五孔
大橋却離水寨不遠但見旌旗密佈劍戟森嚴又至切近
看時全是大竹紮縛上面敵樓下面寨門也是竹子做成
的水寨小船來至寨門只聽裡面隔着竹寨問道小船上
是何人快快說明不然就要放箭了留化挺身來至船頭
道住搭拉罷你放麻嗚箭所難俺們陳迦望的俺當家的
弟兄斗都來了特特給你家大王送魚來了官兒還不打
送孔的呢你又放箭做麻呢裡面的道原來是陸大爺曾

二爺麼請少待待我回稟說罷乘着小船不見了這裡鐵化細細觀看寨門見那邊掛着個木牌字有碗口大小用目力覷視却是一張招募賢豪的榜文智化暗暗道早知有此榜文我等進水寨多時矣又何必費此周折正在犯想忽聽鼓樓咕噌咕噌的一陣鼓響下面接着噹噹幾棒鑼鳴立刻落鎖拚拴吱嘍嘍門分兩扇從裡面中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躬身道我家大王請二位爺進寨說罷將般一撥讓出正路只見左右兩邊却有無數船隻一字兒排開每船上有二人帶刀侍立後面隱隱又有月箭手埋伏船行未到數武只見路北有接官廳一座設擺無數的兵器利刃早有兩個頭目迎接上來道請二位爺

到廳上坐陸豐二人只得下船到廳上遜座獻茶頭目道二位到此何事陸彬道只因昨日大王差人到了敝莊寄去華函一封言不日就是大王壽誕之期要用大魚我二人既承鈞命連夜叫漁戶照樣搜捕難道頭領不知大王也沒傳行麼那頭目道大王業已傳行這是我們規矩不得不問再者也好給跟從人的腰牌二位休要見怪原來此廳是鍾雄設立盤查往來行人的雖是至親好友進了水寨必要到此廳上雖不能掛號他們也要暗暗記上門簿記上年月日時進寨爲着何事總要寫個略節今日陸豐之來鍾雄已然傳令知會了他們非是不知道却故意盤查盤查一來好登門簿二來查看隨從來幾名每人給

腰牌一個俟事完回來時路過此處再將腰牌繳回一個水賊竟有如此這樣規矩且說頭目問明了來歷此時漁戶水手已然給了腰牌又有一個頭目陪着陸魯二人從新上了船這纔一同來至鍾雄住居之所好大一所宅子甚是煊赫猶如府第一般竟敢設立三間宮門有多少帶刀護衛兩旁侍立頭目先跑上台階進內回稟陸魯二人在階下恭候智爺與丁二爺指着魚簍遠遠而立却是暗暗往四下偷看見周圍水遶住宅惟中間一條直路却甚平坦正南面一座大山正是軍山正對宮門其餘羣嶺不少高低不同原來這水寨在軍山山環之間眞是山水滙源之地再往那邊看去但見樹木叢雜隱隱的旗旛招展

想來那就是旱寨了此時邦聽見傳梆擊點已將陞魯弟兄請進遲不時會只見跑出三四人來站在台階上點手道將魚抬到這裡來智爺聽見只得與了二爺抬過來就要上台階兒早有一人跑過來道站住你們是進不去的智化道怎麼難饒們是麻嘶行了進不去聽有一人道朋友別頭笑告訴你這個地方大王傳行的緊閒雜人等是進不去的了智化道怎麼着難饒們是閒雜人你們是幹麻嘶的呢那人道我們是跟着頭目當散差使俗名叫做打雜兒的智爺道哦這就是了這們說起來你們是不閒盡雜了那人聽了道好吓眞正快又有一個道你本來胡鬧張口就說人家閒雜人怎麼怨得人家說呢快着罷

北忙接過來抬着走罷說罷二人抬過來將魚簍抬進去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　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且說智爺丁爺見他等將魚簍抬進去了得便又往裡面望了一望見樓臺殿閣畫棟雕樑壯麗非常暗道這廝権也就僭越的狠呢二人在台基之上等候又見方纔抬魚那人出來叫怯哥哥怯哥哥在那裡呢智爺道怎麼難俺楚王不姓怯你別合難俺鬧巧法見那人笑道我是發頭見呀智爺道你頑兒叫人家笑話那人道好的你眞會吃個巧見我告訴你這是兩包銀子每包二兩大王賞你們倆的智爺接過道回去替俺倆謝賞又將包兒顛了一顛

那人道你頭他做甚麽智爺道這是麻嗎平吓難俺頭着好嗎有一兩你可別打難俺們的脖子拐呀那人笑道豈有此理你也太知道的多了你看你們夥計怎麽不言語呢智爺道你還知不道他呢他叫俏皮李四他要鬧起俏皮來只怕你是二姑娘頑老鵰你更架不住剛說至此只見嘍囉二人從內出來兩旁人俱各垂手侍立仍是那頭目跟隨下了台階智丁二人也就一同來至船邊乘舟搖槳依然由舊路回來到了接官廳將船攏住那頭目遲讓廳上等候嘍囉二人不肯那人縱身登岸復又執手此時早有人將智丁與水手的腰牌要去水手搖槳離寨門不遠只見方纔迎接的那隻小船有個頭目將旗一展又是

一声鑼鼓齊鳴開了竹欄小船上的頭目送出陸曾的船來即撥轉船頭進了竹栅依然鑼鼓齊鳴柴門已閉真是渓令森嚴甚是齊整智化等深加稱讚及至過了五孔橋忽聽丁二爺噗哧的一笑然後又大笑起來陸曾二人連忙問道丁二哥笑甚麼兆蕙道實實幾的我受不的了這智大哥裝甚麼像甚麼真真嚇人便將方纔的那些言語述了一遍招的陸曾二人也笑了丁二爺道我彼時如何敢答言呢就只自已忍了又忍後來智大哥還告訴那人說我俏皮那知我俏皮的都不俏皮了說罷復又大笑智化道賢弟不知凡事到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稍一疎神馬脚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爲你我爲我

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須將你之爲你我之爲我俱各拋開纔是他之爲他既是他之爲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殼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斷無不像之理丁二爺等聽了點頭稱是佩服之至說話間已到莊中只見北俠等俱在莊門瞭望見陸魯等同來彼此相見忽見智化兆蕙這樣形景大家不覺大笑智化却不介意同手從懷中掏出兩包兒銀子賞了兩個水手叫他不可對人言講衆人說說笑笑來至客廳上智爺與丁爺先梳洗改粧然後大家就坐方問探的水勢如何智爺將寨內光景說了又道鍾雄是個有用之才惜乎缺少輔佐竟是用而不當了再

着他那裡已有招賢的榜文明日我與歐陽兄先去投誠看是如何蔣平失驚道你二位如何去得現今展大哥尚且不知下落你二人再若去了豈不是自投羅網呢智化道無妨既有招賢的榜決無有陷害之心他若壞了歹意就不怕阻了賢路麽而且不入虎穴焉能伏得鍾雄衆位弟兄放心成功直在此一舉料得定的是眞知計議已定大家飲酒吃飯是日無話到了次日北俠扮作個赳赳的武夫智化扮作個翩翩公子各自佩了利刃一把找了個買賣渡船從上流頭慢慢的搖曳到了五孔橋下船家道二位爺往那裡去智爺道從橋下過去船家道那裡到了水寨了智爺道我等正要到水寨船家慌道他那裡如何

去得小人不敢去的北俠道無妨有我們呢只管前去船家尚在猶疑智化道你放心那理有我的親戚朋友是不妨事的船家無奈何戰戰哆嗦撐起篙來賊眉鼠眼過了橋更覺的害起怕來好容易剛到寨門只聽裡面咳的一声船家就堆縮了一塊又聽得裡面道甚麼人到此快說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道裡面聽真我們因聞得大王招募賢豪我等特來投誠若果有此事煩勞通稟一聲如若挂榜是個虛文你也不必通報我們也就回去了裡面的答道我家大王求賢若渴豈是虛文請少待我們與你通稟去不多時只聽敵樓一陣鼓響又是三棒鑼鳴水寨竹柵已開從裡面冲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道既來投

誠請過此船那隻船昇進去不得的這船家聽了猶如放赦一般連忙催道二位快些過去罷智化道你不要船價麼船家道爺改日再賞罷何必忙在一時呢智爺笑了一笑向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道賞你吃杯酒罷船家喜出望外二位爺跳在那邊船上這船家不顧性命的連撑幾篙直奔五孔橋去了且說北俠黑妖狐進了水寨門就閉了此時來至接官廳下來兩個頭目智化看時却不是昨日那兩個頭目而且昨日自己也到廳上今日見他等迎了上來連忙棄舟登岸彼此執手到了廳上遜坐獻茶這頭目謙恭和藹的問了姓名以及來歷備細着一人陪坐一人通報不多時那頭目出來笑容滿面道適纔禀過大

王大王聞得二位到來不勝歡喜並且問歐陽爺可是碧睛紫髯的紫髯伯麼智化代答道正是我這兄長就是北俠紫髯伯頭目道我家大王言歐陽爺乃當今名士如何肯臨賤地總有些疑似之心忽然想起歐陽爺有七寶刀一口堪作實驗意欲借寶刀一觀不知可肯賜教否北俠道這有何難刀在這裡即請拿去說罷從衣裡取下寶刀遞與頭目頭目雙手捧定恭恭敬敬的去了過不多時那頭目轉來道我家大王奉請二位爺相見智化聽頭目之言二位下面添了個爺字就知有些意思便同北俠下船來至泊岸到了宮門北俠腆腹挺胸氣昂昂英風滿面智化却是一步三扭文縐縐酸態迴身進了宮門但見中間

一溜花石甬路兩旁嵌着石子直達月台再往左右一看俱有配房五間襯殿七間俱是畫棟雕樑金碧交輝而且有一塊鬧龍金匾填着洋藍青字寫着銀安殿三字剛至廊下早有虞侯高挑簾櫳只見有一人身高七尺面如獬豸頭戴一頂鬧龍軟翅繡蓋巾身穿一件鬧龍寬袖團花紫蟒腰繫一條香色垂穗如意絲絲足登一雙元青素緞時款官靴鍾雄略一執手道請了吩咐看坐獻茶北俠也就執了一執手智爺却打一躬彼此就坐鍾雄又將二人看了一番便對北俠道此位想是歐陽公了北俠道豈敢僕歐陽春聞得寨主招賢納士特來竭誠奉謁素昧平生殊深冒瀆鍾雄道久仰英名未能面晤渴想悵望今日幸

會寶尉副懷適纔瞻仰寶刀眞是稀世之物可羨可羨智化見他二人說話都無一語道及自已未免有些不自在因鍾雄稱羨寶刀便說道此刀雖然是寶然非至寶也鍾雄方對智化道此位想是智公了如此說來智公必有至寶智化道僕孑然一身之外並無他物何至寶之有鍾雄道請問至寶安在智爺道至寶在在皆有處處皆是爲善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土地人民政事又是三寶寨主何得舍是路而不由責實以刀爲寶乎再者僕等今日之來原是投誠並非獻刀寨主只顧稱羨此刀未免重物輕人惟望寨主賤貨而貴德庶不負招賢的那篇文字鍾雄聽智化咬文咂字的背書不由的冷晒道智公所論雖是然而

未免過於腐氣了智化道何以見得腐氣鍾雄道智公所說的全是治國爲民的道理我鍾雄原非三台卿相又非世胄功勳要這些道理何用智化也就微微冷哂道寨主既知非三台卿相又非世冑功勳何得穿鬧龍服色坐銀安寶殿此又智化所不解也一句話說的鍾雄啞口無言半晌忽然向智化一揖道智兄大開茅塞鍾雄聆教多多矣從新復又施禮將北俠智化讓至客位分賓主坐了郎頭虞候等看酒宴候侯又悄悄吩咐了幾句虞候轉身不多時拿了一個包袱來連忙打開鍾雄便脫了鬧龍紫氅換了一件大領天藍花氅除去鬧龍頭巾戴一頂碎花武生頭巾北俠道寨主何必忙在一時呢鍾雄道適纔聽智

兒之言斷得背生忙制是早些換了的好此時酒宴已設擺齊備鍾雄遜讓再三仍是智爺北俠上坐自已下位相陪飲酒之間鍾雄又道既承智兄指教我這殿上剛說至此自已不由的笑了道還敢忝顏稱殿我這廳上匾額應當換個名色方好智爺道若論匾額名色極多若是晦了不好不貼切也不好總要雅俗共賞使人一見即明方覺恰當仰面想了一想道却倒有個名色正對寨主招募賢豪之意鍾雄道是何名色智化道就是思齊堂三字雖則俗些却倒現成見賢思齊焉此處原是待賢之所寨主却又求賢若渴既曰思齊是已見了賢了必思與賢齊然後不負所見正是說寨主已得賢豪之意然而這賢字弟等

却擔不起鍾雄道賢兄太謙了今日初會就教導弟歸於正道非賢而何我正當思齊好極好極清而且醒容易明白立刻吩咐虞候即到船塢取木料換換匾額三人傳盃換盞互相議論無非是行俠尙義把個鍾雄樂的手舞足蹈深恨相見之晚情願與北俠智化結爲異姓兄弟智化因見鍾雄英爽而且有意收伏他只得應允那知鍾雄是個性急人登時叫虞候備了香燭敘了年庚就在神前立盟北俠居長鍾雄次之智化第三結拜之後復又入席你兄我弟這一番暢快樂不可言鍾雄又派人到後面把世子喚出來原來鍾雄有一男一女女名亞男年方十四歲子名鍾麟年方七歲不多時鍾麟來至廳上鍾雄道過來

拜了歐陽伯父北俠躬身還禮鍾雄斷斷不依然後又道這是你智叔父鍾麟也拜了智化拉着鍾麟細看見他方面大耳目秀眉清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立水蟒袍問了幾句言語鍾麟應答如流智化暗道此子相貌非凡我今既受了此子之拜將來若負此拜如何對的過他呢便叫虞侯送入後面去了鍾雄道智賢弟看此子如何智化道好則好矣小弟又要直言了方纔姪兒出來唬了小弟一跳真不像吾兄的兒郎竟彷彿守缺的太子似此如何使得再者世子之稱亦屬越禮總宜改稱公子爲是鍾雄拍手大樂道賢弟見教是極是極劣兄從命回頭便吩咐虞侯人等從此改稱公子你道鍾雄既能言聽計從說甚麼就

改甚麼智化何不勸他棄邪歸正呢豈不省事又何必後文費許多周折呢這又有個緣故鍾雄據古軍山幷止一日那一派驕侈倨傲同流合污已然習慣性成如何一時能彀改的來呢即或悛改稍不如意必至依然照舊那不成了反覆小人了麽就是智化今日勸他換了鬧龍服色除了銀安匾額改了世子名號也是試探鍾雄服善不服善他要不服善情願以賊寇逆叛終其身那就另有一番勦滅的謀畧誰知鍾雄不但服善而且勇於改悔知時務者呼為俊傑他既是好人智化焉有不勸他之理所以後文智化委曲婉轉務必叫鍾雄歸於正道方見為朋友的一番苦心是日三人飲酒談心至更深夜靜方散北俠與

智爺司居一處智爺又與北俠商議如何答救沙龍展昭便定計策必須如此如此方安商議已畢方纔安歇不知如何救他二人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蔣澤長冒雨訪賓朋

且說北俠智化二人商議已畢方纔安歇到了次日鍾雄將軍務料理完時便請北俠智爺在書房相會今日比昨日更覺親熱了閒話之間又提起當今之世誰是豪傑那周是英雄北俠道劣兄却知一個人惜乎他爲宦途覊絆再也不能到此鍾雄道是何樣人物姓甚名誰北俠道就是開封府的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字熊飛爲人行俠尚義濟困扶危人人都稱他爲南俠勅封號爲御猫他乃當世

之豪傑也鍾雄聽了哈哈大笑道此人現在小弟寨中兄長如何說他不能到此北俠故意吃驚道南俠如何能彀到此地呢劣兄再也不信鍾雄道說起來話長便將襄陽王送了一個罈子來說是大鬧東京錦毛鼠白玉堂的骨殖交到小弟處小弟念他是個英雄將他葬在五峰嶺上小弟還親身祭奠一回惟恐有人盜去此罈就在那墳塚前刨了個梅花塹坑派人看守以防不虞不料遲不多日就拿了二人一個是徐慶一個是展昭那徐慶已然脫逃展昭弟也素所深知原要叫他做個幫手不想他執意不肯因此把他囚在碧雲崖下北俠暗暗歡喜道此人頗與劣兄相得待明日作個說客看是如何智化接言道大哥

既能說南俠小弟還有一人亦可叫他投誠鍾雄道賢弟所說之人是誰呢智化道說起此人也是有名的豪傑他就在卧虎溝居住姓沙名龍鍾雄道不是傘蓋驍的沙員外麼智化道正是兄何以知道鍾雄道劣兄想此人久矣也曾差人去請過誰知他不肯來後來聞得黑狼山有失劣兄還寫一信與襄陽王叫他把此人收伏就叫他把守黑狼山却是人地相宜至今未見回音不知事體如何智化道既是兄長知道此人小弟明日就往卧虎溝便了大約小弟去了他沒有不來之理鍾雄聽了大樂三個人就在書房飲酒用飯不必細表至次日智化先要上卧虎溝鍾雄立刻傳令開了寨門用小船送出竹柵過了五孔橋

他卻不奔臥虎溝竟奔陳起望而來進了莊中莊丁即刻通報眾人正在廳上便問按院事體如何智爺將始末原由說了一遍深讚鍾雄是個豪傑惜乎錯走了路頭必須設法將這朋友提出苦海方好又將與歐陽兄定計替救展大哥與沙大哥之事說了蔣平道事有湊巧昨晚史雲到了他說因找歐陽兄到了茉花村說與丁二爺起身他又趕到襄陽見了張立方知歐陽兄丁二弟與智大哥俱在按院那裡他又急急趕到按院衙門盧大哥纔告訴他說咱們都上陳起望了他從新又到這裡來所以昨晚纔到智化聽了即將史雲叫來問他按院衙門可有甚麼事史雲道我也曾問了盧大爺叫問眾位爺們好說衙門中

甚是平友顏大人也好了徐三爺也回去了諸事妥當請諸位爺們放心智化道你來得正好歇息兩日急速回卧虎溝告訴孟焦二人叫他將家務派妥當人管理所有漁戶獵戶人等凡有本領的齊赴襄陽太守衙門丁二爺道金老爺那裡如何住得許多人呢智化笑道劣兄早已預料已在漢皋那裡修蓋下些房屋陸彬道漢皋就是方山在府的正北上智化道正是此處張立盡知到了那裡見了張立便有住居之處了說罷大家入席飲酒蔣平問道鍾雄倒底是幾時生日智化道前者結拜時已敘過了還早呢尚有半月的工夫我想要制伏他就在那生日趁着忙亂之時須要設法把他請至此處你我衆弟兄以大義

開導他一來使他信服二來把聖旨相諭說明他焉有不傾心向善之理丁二爺道如此說來不用再設別法只要四哥到柳員外莊上贏了柳青就請帶了斷魂香來臨期如此如此如此豈不大妙智化點頭道此言甚善不知四弟幾時纔去蔣平道原定於十日後今剛三日再等四五天小弟再去不遲智化道很好我明日回去先將沙大哥救出然後暗暗探他的事件掌他的權衡那時就好說了這一日大家聚飮歡呼至三鼓方散第二日智化別了衆人駕一小舟同至水寨見了鍾雄鍾雄問道賢弟爲何回來的這等快智化道事有凑巧小弟正往臥虎溝進發恰好途中遇見臥虎溝來人問及沙員外原來早被襄陽王拿去

因在王府了因此急急趕回與兄長商議鍾雄道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因沙龍必是他不肯順從莫若兄長寫書一封就說咱們這裡招募了賢豪其中頗有與沙龍至厚的若要將他押至水寨叫這些人勸他歸降他斷無不依的不知兄長意下如何鍾雄道此言甚善就求賢弟寫封書信罷智化立刻寫了封懇切書信派人去了智化又問歐陽兄說的南俠如何鍾雄道昨日去說已有些意思今日又去了正說間虞候報歐陽老爺回來了鍾雄智化連忙迎出來問道南俠如何不來北俠道劣兄說至再三南俠方纔應允務必叫親身去請一來見賢弟誠心二來他臉上覺得光彩智化在旁幫襯道

兄長既要招撫賢豪理應折節下士此行斷不可少鍾雄慨然應允於是大家乘馬到了碧雲崖這原是北俠做就活局從新給他二人見了彼此謙遜了一番方一同回轉敝寨進四個人聚飲談心歡若平生再說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陽王那裡將信投遞府內誰知襄陽王看了此書暗暗合了自己心意恨不得沙龍立時歸降自己好做幫手急急派人拿了沙龍送至軍山送信人先趕回來報了回信智化便對鍾雄道沙員外既來了待小弟先去迎接仗小弟舌上純鋒先與他陳說利害再以交誼規勸然後述說兄長禮賢下士如此諄諄勸勉包管投誠無疑矣鍾雄聽了大悅即刻派人備了船隻開了竹寨他只知智

化迎接沙龍遞信那知他們將圖套細說明白一同進了水寨把沙龍安置在接官廳上他却先來見了鍾雄道小弟見了沙員外說至再三沙員外道他在臥虎溝雖非簪纓却乃清白的門楣只因誤遭了贓官局騙以致被獲遭擒已將生死置於度外既不肯歸降襄陽王如何肯投誠鍾太保呢鍾雄道如此說來這沙員外是斷難收伏的了智化道虧了小弟百般的苦勸又述說兄長的大德他方說道爲人要知恩報恩既承寨主將俺救出囹圄之中如何敢忘大德話要說明了俺若到了那裡情願以客自居所有軍務之事槩不與聞止于是相好朋友而已儻有急難之處用着俺時必效犬馬之勞以報今日之德小弟聽

他這番言語他是怕隨了綠聲有些留戀故鄉之意然而既肯以朋友相許這是他不肯歸伏之歸伏了若再請請又恐怕他不肯接誠因此安置他在接官廳上特來告稟兄長得知北俠在傍答道只要肯來便好說了甚麼容不容呢全是好朋友罷了鍾雄笑道誠哉是言也還是大哥說的是南俠道咱們還迎他不迎呢智化道可以不必遠迎止于在宮門接接就是了小弟是要先告辭了不多時智化同沙龍到來上了泊岸望公門一看見多少虞侯侍立宮門之下鍾太保與南北二俠等侯智化導引在前沙龍在後登台階兩下彼此迎接智化先與鍾雄引見沙龍道某一介魯夫承寨主錯愛實實叨恩不淺鍾雄道久慕

英名未能一見今日幸會何樂如之智化道此位是歐陽兄此位是展大哥沙龍一一見了又道難得南北二俠俱各在此這是寨主威德所致我沙龍今得附驥尾甚所幸甚鍾雄聽了甚爲得意彼此來至思齊堂分賓主坐定鍾雄又問沙龍如何到了襄陽那理沙龍更將縣宰的局騙說了若不虧寨主救出囹圄俺沙某不復見天實實受惠良多改日自當酬報鍾雄道你我作豪傑的乃是當事何足掛齒沙龍又故意的問了問南北二俠彼此攀話酒宴已設擺下了鍾雄讓沙龍謙讓再三寨主長寨主短鍾雄是個豪傑冢性欲明年庚卽以兄長呼之真是英雄的本色沙龍也就磊磊落落不辭那些虛文大酒之間鍾雄道

難得今日沙兄長到此足慰平生方纔智賢弟已將兄長的豪志大度說明沙兄長只管在此居住千萬莫要拘束小弟決不有負背心惟有歐陽兄展兄小弟還要奉託替小弟操勞從今後水寨之事求歐陽兄代爲管理旱寨之事原有妻弟姜鎧料理恐他一人照應不來求展兄協同經理智賢弟作個統轄所有兩寨事務全要賢弟稽查眾位弟兄如此分勞小弟就可以清閒自在每日與沙大哥安安靜靜的盤桓些時庶不負今日之歡聚素日之渴想智化聽了正合心意也不管南北二俠應與不應他就滿口應承是日四人盡歡而散到了次日鍾雄傳諭大小頭目所有水寨事務俱同北俠知道旱寨事務俱同南俠與

美爺知道儻有兩寨不合宜之事俱各會同智化殺酌不上五日工夫把個軍山料理得益發整齊嚴肅所有大小頭目兵丁無不歡呼須揚鍾雄得意洋洋以為得了幫手樂不可言那知這些人全是算計他的呢且說蔣平在陳起望到了日期應當起身早別了丁二爺與陸魯二人竟奔柳家莊而來此時正在深秋之際一路上黃花鋪地落葉飄飄偏偏的陰雲密佈淅淅冷冷下起雨來蔣爺以為深秋沒有甚麼大雨因此冒雨前行誰知細雨濛濛連綿不斷刮來金風颼颼偏亂清涼低頭看時渾身皆濕再看天光已然垂暮又算計柳家莊尚有四十五里之遙今日斷不能到此處今日是十日之期就是明日到也不為遲

因此與我個安身之處且歇息避雨往前又趲行了數里好容易覓見那邊有座廟宇急忙奔到山門敲打聲喚再無人應心內甚是躊躇更兼渾身皆濕秋風颼來冷不可當自已說道利害須是一場秋雨一場寒這可怎麽好呢只見那邊柴扉開處出來一老者打着一把半零不落的破傘見蔣平瘦弱身軀猶如水雞兒一般唏唏呵呵的心中不忍便問道客官想是走路遲了途中遇雨如不憎嫌何不到我豆腐房略為避避呢蔣平道難得老丈大發慈悲只是小可素不相識怎好攪擾老丈道有甚要緊但得方便地何處不為人休要拘泥請吓蔣平見老丈誠實只得隨老丈進了柴扉不知老丈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四回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　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且說蔣平進了柴扉一看却是三間茅屋兩明間有磨與羅板羅稱等物果然是個豆腐房蔣平先將濕衣脫下些了一搖然後抖晾這老丈先燒了一碗熱水遞與蔣平蔣平喝了幾口方問道老丈貴姓老丈道小老兒姓尹以賣豆腐爲生膝下並無兒女有個老伴兒就在這裡居住請問客官貴姓要往何處去呢蔣平道小可姓蔣要上柳家莊找個相知不知此處離那裡還有多遠老丈道算來不足四十里之遙說話間將壁燈點上見蔣平抖晾衣服即回身取了一捆柴草來道客官就在那邊空地上將柴草引着又向火又烘衣只是小心些就是了蔣平深深謝了

道老丈放心小可是曉得的尹老兒道老漢動轉[illegible]天也覺乏了客官烘乾衣服也就歇息罷恕老漢不陪了蔣平道老丈但請尊便尹老兒便向裡屋去了蔣平這裡向火烘衣及至衣服烘乾身體煖和心裏却透出餓來了暗道自我打尖後只顧走路途中再加上雨淋竟把餓忘了說不得只好忍一夜罷了便將破蓆掸了掸倒下頭心裡想着要睡那知肚子不做勁兒一陣陣咕嚕嚕的亂響鬧的心裡不得主意啘啘啘的亂跳起來自已暗道不好索性不睡的好將壁燈剔了一剔悄悄開了屋門來到院內仰面一看見滿天星斗原來雨住天晴正在仰望之間耳內只聽乒乒梆梆猶如打鐵一般再細聽時却是兵刃交加

的声音心內不由的一動思忖道這樣荒僻去處如何貧夜比武呢倒要看看登時把餓也忘了縱身跳出土墻順着聲音一聽恰好就在那邊廟內急急緊行幾步從廟後越墻而過見那邊屋內登心月亮有個婦人啼哭連忙挨身而入婦人一見唬的驚惶失色蔣爺道那婦人休要害怕快些說明為何事來俺好救你那婦人道小婦人姚王氏只因為與兄弟回娘家探望途中遇雨在這廟外山門下避雨被僧人開門看見將我等讓至前邊禪堂剛然坐下又有人擊戶也是前來避雨的僧人道前面禪堂男女不便就將我等讓在這裡誰知這僧人不懷好意到了一更之後提了利刃進來時先將我兄弟踢倒綑縛起來就

要逼拗於我是小婦人着急喊叫僧人道你別嚷俺先結果了前面那人同來再合你算賬因此提了利刀他就與前面那人殺起來了至乞爺爺搭救搭救蔣爺道你不必害怕待俺幫那人去說罷回身見那邊立着一根門閂拿在手中趕至跟前見一大漢左右躲閃已不抵敵再看和尚上下翻騰甚稱對手蔣爺不慌不忙將門閂端了個四平彷彿使鎗一般對准那僧人的脅下一言不發儘力的一戳那僧人只顧趕殺那人那知他身後有人戳他呢恰不防覺得左脅痛澈心髓翻觔斗栽倒塵埃前面那人見僧人栽倒趕上一步抬腳往下一跺只聽的拍的一聲僧人的臉上已然着重這僧人好苦臨死之時先挨一戳後

挨一蹤哎喲一聲手一扎煞刀已落地蔣爺撇了門閂趕上前來搶刀在手往下一落道和尚登時了帳歎他身入空門只因一念之差枉自送了性命且說那人見蔣平殺了和尚連忙過來施禮道若不虧恩公搭救某險些兒喪在僧人之手請問尊姓大名蔣平道俺姓蔣名平足下何人那人道噯呀原來是四老爺麼小人龍濤說罷拜將下去蔣四爺連忙攙起問道龍兄為何到此龍濤道自從拿了花蝶與兄長報仇後來回轉本縣繳了回批便將捕快告退不當縣了官人的轄制自己務了農業甚是清閑只因小人有個姑母別了三年今日特來探望不料途中遇雨就到此廟投宿忽聽後面聲喊救人正欲看視不想濟

個惡僧反來尋我小人與他對壘不料將刀磕飛可惡僧
人好狠連掰幾刀皆被我躲過正在危急若不虧四老爺
前來性命必然難保實屬再生之德蔣平道原來如此你
我且到後面救那男女二人要緊蔣平提了那僧人的刀
在前龍濤在後跟隨來到後面先將那男人釋放姚王氏
也就出來叩謝龍濤問道這男女二人是誰蔣爺道他是
姊弟二人原要回娘家探望也因避雨誤被那僧誆進方
纔我也問過乃是姚王氏龍濤道俺且問你你丈夫他可
叫姚猛麼婦人道正是龍濤道你婆婆可是龍氏麼婦人
道爺爺是了不幸婆婆已於去年亡故了龍濤聽說他婆
婆亡故了不覺放聲大哭道噯呀我那姑母你何得一別

三年就做了故人了姚王氏聽如此說方細看了一番猛然想起道你敢是龍濤表兄哥哥麽龍濤此時哭的說不上話來止于點頭而已姚王氏也就哭了蔣爺見他等認了親戚便勸龍濤止住哭聲龍濤便問道表弟近來可好敘了多少話語龍濤又對蔣爺謝了道不料四老爺救了小人並且救了小人的親眷如此恩德何以答報蔣爺道你我至契好友何出此言龍兄你且同我來龍濤不知何事跟着蔣爺左尋右找到了廚房現成的燈燭仔細看時不但菜蔬饅首而且有一瓶好燒酒蔣爺道妙極妙極我是實對龍兄說罷我還沒吃飯呢龍濤道我也覺得餓了蔣爺道來罷來罷咱們搬着走大約他姐兒兩個也未必

吃飯呢龍濤見那邊有個方盤就拿出那當日賣煎餅的本事來了端了一方盤蔣爺提了酒瓶拿了酒盃碗楪筷子等一同來到後面他姐兒兩個果然未進飲食却不喝酒就拿了菜蔬點心在屋內吃蔣爺與龍濤在外間一壁飲酒一壁敘話龍濤便問蔣爺何往蔣爺便敘述已往情由如今要收伏鍾雄特到柳家莊找柳青要斷魂香的話說了一遍龍濤道如此說來衆位爺們俱在陳起望不知有用小人處沒有蔣爺道你不必問那明日送了令親去你就到陳起望去就是了龍濤道既如此我還有個主意我這個表弟姚猛身量魁梧與我不差上下他不過年輕些明日我同他一去如何蔣平道那更好了到了那裡了

二爺你是認得的就說咱們遇着了還有一宗你告訴了二爺就求座大爺寫一封薦書你二人直奔水寨投在水寨之內現有南北二俠再無有不收錄的龍濤聽了甚是歡喜二人飲酒多時聽了聽已有雞鳴蔣平道你們在此等候我我去去就來說罷出了屋子仍然越過後墻到了尹老兒家內又越了土墻悄悄來至屋內見那壁上燈燄的半明不滅的從新剔了一剔故意的咳嗽將尹老兒驚醒伸腰欠口道天是時候了該磨豆腐了說罷起來出了裡屋見蔣爺在牀上坐着便問道客官起來的恁早想是夜靜有些寒凉蔣平道此屋還煖和多承老丈挂心天已不早了小可要趕路了尹老兒道何必忙呢等着熱熱的

喝碗酒暖暖寒再去不遲蔣爺道多承美意改日叨擾罷小可還有要緊事呢說着話披上衣服從兜肚中摸了一塊銀子足有二兩重道老丈些須薄禮望乞笑納老丈道這如何使得客官在此屈尊一夜費了老漢甚麼如何破費許多呢小老兒是不敢受的蔣爺道老丈休要過謙難得你一片好心再要推讓反覺得不誠實了說着話便掖在尹老兒袖內尹老兒還要說話蔣爺已走到院內只得謝了又謝送出柴扉彼此執手那尹老兒還要說話見蔣爺已走出數步只得回去掩上柴扉蔣爺仍然越墻進廟龍濤便問上何方去了蔣爺將尹老兒留住話說了一遍龍兄點頭道四老爺做事真個周到蔣平道咱們也該走

了龍兒送了令親之後便與令表弟同赴陳起望便了龍哥答應四人來至山門蔣爺輕輕開了山門往外望了一望悄悄道你三人快些去罷我還要關好山門仍從後墻而去龍濤點頭帶領着姊弟二人徉長去了蔣爺仍將山門閉妥及到後面檢點了一番就撂下這沒頭腦的事兒叫地面官辦去罷了他仍從後墻跳出溜之乎也一路觀看清景走了二十餘里打了早尖及至到了一家莊日將西斜自己暗暗道這們早到那裡做甚麽且找個僻靜的酒肆沽飲幾盃知他那裡如何款待呢别像昨晚餓的抓耳撓腮若不虧那該死的和尚預備下我如何能彀扎到十二万心裡想着早見有個村居酒市彷彿當初大夫居

一般便進去揀了座頭坐下酒保兒却是個少年人燙了
酒蔣爺慢慢消飲暗聽別的座上三三兩兩講論柳員外
這七天的經懺費用不少也有說他爲朋友盡情眞正難
得的也有說他家內充兄耗財買臉兒的又有那窮小子
苦混混兒說可惜了兒的交朋友不過是了就是了人在
人情在那裡犯的上呢若把這七天費用幫了苦哈哈包
管敬過一輩子的蔣爺聽了暗笑酒飲敬了又吃了些飯
看看天色已晚會了錢鈔離了村居來到柳青門首已然
掌燈遲忙擊戶只見裡面出來了個蒼頭問道甚麼人蔣
爺道是我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蒼頭將蔣爺上下打量一
番道俺家員外在家等賊呢請問尊駕貴姓蔣爺聽了蒼

頭之言有些唔辣只得答道我姓蔣特來拜望蒼頭道原來是賤爺到了請少待轉身進去了蔣爺知道這是柳青吩咐過了毫不介意只得等候不多時只見柳青便衣便帽出來執手道姓蔣的你竟來了也就好大膽呢蔣平道劣兄既與賢弟定准日期劣兄若不來豈不叫賢弟耻笑麽柳青說且不要論弟兄你未免過于不自諒了你既來了只好叫你進來說罷也不謙讓自已却先進來蔣爺聽了此話見此光景只得忍耐剛剛要舉步只見柳青轉身奉了一揖道我這一揖你可明白蔣爺笑道你不過是開門揖盜罷了有甚難懈柳青道你知道就好說着便引到西廂房內蔣爺進了西廂房一看好樣兒三間一通連除了

一盞孤燈一無所有止于迎門一張牀別無他物蔣爺暗道這是甚麽意思只聽柳青道姓蔣的今日你既來了我要把話說明了你就在這屋內居住我在對面東屋內等你除了你我再無第三人所有我的僕婦人等早已吩咐過了全叫他們迴避就是前次那枝簪子你要偷到手內你便隔牕兒叫一聲說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我在那屋裡在頭上一摸果然不見了這是你的能爲不但偷了來還要送回去再遲一會你能彀送去還是隔牕叫一聲姓柳的你的簪子我還了你了我在屋內向頭上一摸果然又有了若是能彀如此不但你我還是照舊的弟兄而且甘心佩服就是叫我赴湯蹈火我也是情願的蔣

爺點頭笑道就是如此賢弟到了那時別又後悔柳青道大丈夫說話有改悔麼蔣爺道狠好狠好賢弟請了不知果能否且聽下回分解

百十五回　隨意戲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結交姜鎧

且說柳青出了西廂房高聲問道東廂房炭燭茶水酒食等物俱預備妥當了沒有只聽僕從應道俱已齊備了柳青道你們俱各廻避了不准無故的出入又聽婦人聲音說道婆子丫鬟你們警醒些今晚把賊關在家裡知道他淨偷簪子還偷首飾呢早有個快嘴丫鬟接言道奶奶請放心罷奴婢將褲腿帶子都收什過了外頭任媽兒也沒有了婦人嗔道多嘴的丫頭子進來罷不要混說了這說

話的原來是柳娘子蔣爺聽在心內明知是說自已留若
因聞此時已有二鼓柳青來至東廂房內抱怨道這是從
那裡說起好好的美寢不能安歇偏偏的這盆炭火也不
旺了茶也冷了這還要自已動轉也不知是甚麽時候纔
偷眞叫人等的不耐煩忽聽外面他拉他拉的聲響猛見
簾兒一動蔣爺從外面進來道賢弟不要抱怨你想你這
屋內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糊裱的嚴緊鋪設的齊整
你瞧瞧我那屋子猶如冰窨一般八下裡冒風連個鋪墊
也没有方纔躺了一躺實在的難受我且在這屋裡暖和
暖和柳青聽了此話再看蔣爺頭上止有網巾並無頭巾
脚下他拉着兩隻鞋是躺着來着便說道你旣嫌冷爲甚

麽連帽子也不帶蔣爺道那屋裡甚麽全没有是我剛纔摘下頭巾枕着來一時異冷只顧往這裡來就忘了戴了柳青道你坐坐也該過去了你有你的公事早些完了我也好歇息蔣爺道賢弟你真個不講交情了你當初到我們陷空島我們是何等待你我如今到了這裡你不款待也罷了怎麽連碗茶也没有呢柳青笑道你這話說得可笑你今日原是來偷我來了既是來偷我我如何肯給你預備茶水呢你見世街上有給賊預備妥當了再等着他來偷的道理麽蔣平也笑道賢弟說的也是但只一件世界上有這們明燈蠟燭等賊偷的嗎你這不是開門揖盜竟是對面審賊了柳青將眼一瞪道姓蔣的你不要強辯

饒舌你縱能說也不能說了我的簪子去你趁早兒打主意便了蔣爺道若論盜這簪子原不難我只怕你不戴在頭上那就難了柳青登時生起氣來道那豈是大丈夫所爲便摘下頭巾拔下簪子往桌上一擲道這不是簪子誰還哄你不成你若有本事就拿去蔣平老着臉兒伸手拿起揣在懷內道多謝賢弟站起來就要走柳青微微冷哂道好個翻江鼠蔣平俺只當有甚麼深韜廣畧敢則是歲糚儀態可笑吓可笑蔣平聽了將小眼一瞪瘦臉兒一紅道姓柳的你不要信口胡說俺蔣平堂堂男子儘態則甚回手將簪子掏出也往桌上一擲道你摒防着待我來偷你說罷轉身往廂房去了柳青自言自語道這可要偷了

須當防備連忙將簪子別在頭上戴上頭巾兩隻眼睛睜睜的往屋門瞅着以爲看他如何進來怎麼偷法忽聽蔣爺在西廂房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柳青唬了一跳急將頭巾摘下摸了一摸簪子仍在頭上由不的哈哈大笑道姓蔣的你是想簪子想瘋了心了我這簪子好好還在頭上如何被你偷去蔣平接言道那枝簪子是假的眞的在我這裡你不信請看那枝簪子背後沒有暗壽字兒柳青聽了拔下來仔細一看寬窄長短分毫不錯就只背後缺少壽字兒柳青看了暗暗吃驚連說不好只得高聲嚷道姓蔣的偷算你偷去看你如何送來蔣爺也不答言柳青在燈下賞玩那枝假簪越看越像自巳的心

中暗暗罕然道此瞽自從在五峰嶺上他不過月下看了一看如何就記得這般真切可見他職明至甚而且方纔他那安安詳詳的樣兒行所無事想不到他抵拘如此之快只他這臨事好謀也就令人可羨復又一轉念猛然想起方纔是我不好了絕不該合他生氣理應慘悟他的機謀看他如何設法兒纔是只顧暴躁竟自入了他的術中總而言之是我量小之故且看他將瞽子如何送回千萬再不要動氣了等了些時不見動靜便將火盆撥開溫暖了酒自斟自飲怡然自得忽聽蔣爺在那屋張牙欠口打哈氣道好冷夜靜了更覺涼了說着話他拉他拉又過來了恰是剛睡醒了的樣子依然沒戴帽子柳青拿定主意

再也不動氣却也不理蔣爺蔣爺道好吓賢弟會樂吓屋子又唆和又喝着酒兒敢則好吓劣兄也喝盅兒使得使不得呢柳青道這有甚麼呢酒在這裡只管請用你可別忘了送簪子蔣爺道實對賢弟說我只會偷不會送說罷端起酒盅一飲而盡復又斟上道我今日此舉不過游戲而已劣兄却有緊要之事奉請賢弟柳青道只要送回簪子來叫我那裡去我都跟了去蔣爺道咱們且說正經事他將大家如何在陳起望聚義歐陽春與智化如何進的水寨怎麼假說展昭智誆沙龍又怎麼定計在他生辰之日收伏鍾雄特着我來請賢弟用斷魂香的話嗶哩囉囉說個不了柳青聽了唯唯喏喏毫不答言蔣爺又道此乃

國家大事我等欽奉聖旨謹遵相諭捉拿襄陽王必須收伏了鍾雄好王便好說了說不得賢弟隨劣兄走走柳青聽了這一番言語道明是提出聖旨相諭押派着叫我跟了他去不由的氣往上撞忽然轉念道不可不可這是他故意的招我生氣他好於中取事行他的詭詐我有道理便嘻嘻笑道這些事都是你們爲官做的與我這草民何干不要多言還我的簪子要緊蔣爺見說他不動堵氣子帶上桌上頭巾他拉他拉出門去了柳青這裡又奚落他道那帽子當不了被褥也搪不了寒冷原來是個抓帽子賊好體面哪蔣爺他身進來道姓柳的你不要嘲笑剋薄誰沒個悞心中嘆這也值得說道些沒來由的話說罷蔣

他的帽子劈面摔來柳青笑嘻嘻雙手接過戴在頭上道我對你說我再也不生氣的慢說將我的帽子摔來就是覿面唾我我也是容他自乾决不生氣看你有甚麼法子蔣爺聽了此言無奈何的樣兒轉回西廂房內去了柳青暗暗歎惜自以為不動聲色是絕妙的主意了又將酒温了一温斟上剛要喝時只聽蔣爺在西廂房內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還回去了柳青連忙放下酒盅摘去頭巾摸了一摸並無簪子又見那枝假的仍在桌上放着又聽蔣爺在那屋內說道你不必猶疑將帽子裡兒看看就明白了柳青聽了即將帽子翻過看時那枝簪子恰好別在上面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氣道好呀真真令人不測再細

想時見省悟了敢則他初次光頭過來就為二次還簪地步這人的智略機變把我的書絡全叫他體諒透了我還合他鬧甚麽正在思索只見蔣爺進來頭巾也戴上了鞋也不他拉着了早見他一躬到地柳青連忙站起還禮不迭只聽蔣爺道賢弟諸事休要挂懷總請賢弟跟隨劣兄走走成全朋友要緊柳青道四兄放心小弟情願前往於是把蔣爺讓至上位自已對面坐了蔣爺將鍾雄為人豪俠是個男子因眾弟兄計議務要把他勸化回頭方是正理柳青道他既是好朋友原當如此但不知幾時起身蔣爺道寧不宜遲總要在他生日之前趕到方好柳青道既如此明早起身蔣平道妙極賢弟就此進內收什去劣兄

還要歇息歇息賢弟說劣兄昨日一夜不曾合眼此時也覺乏的狠了柳青道兄長只管歇着天還早呢足可以睡一覺怨小弟不陪了柳青便進內去了到了天亮柳青背了包裹出來又預備㐲湯點心吃了二人便離了柳家莊竟奔陳起望而來且說智化作了軍山的統轄所有水旱二寨之事俱各料理的清清楚楚這日忽見水寨頭目來報道今有陳起望陸大爺那裡來了二人投書信一封說罷將書呈上智爺接來折閱畢吩咐道將他二人放進來頭目去不多時早見兩個大漢慢里慢蕩而來見了智爺不見道小人龍濤姚猛望乞統轄老爺收錄智爺見他二人循規頭矩頗有禮數便知是丁二爺教的不然也

兩個鹵莽之人如何懂得統轄與收錄呢心內甚是歡喜
却又故意問了幾句二人應答的頗好智爺更覺放心便
將二人帶至思齊堂智爺將書呈上說明來歷鍾雄便要
看看來人智化即喚龍濤姚猛二人答應聲若巨雷及至
到了廳上叅見大王那一番騰騰然氣凜凜威風真個是
方相一般鍾雄看了大樂道難得他二人的身軀體態竟
能一樣狠好我這廳上正缺兩個領班頭目就叫他二人
充當此差妙不可言龍濤姚猛聽了連忙叩謝甚是恭謹
旁邊北俠早已認得龍濤見他舉止端詳言語的當心內
也就明白了是日沙龍等同鍾雄把酒談心盡一日之長
到晚方散智化北俠暗暗與龍濤打聽如何能彀到此龍

濤將遊雨逼見蔣爺一節說了又道蔣爺不日也就要回來了自從小人送了表弟妹之後即刻同着姚猛上路前日提到陳起望丁二爺告訴我等備細教導了言語陸大爺寫了薦書所以今日就來了智爺道你二人來的正好而且又在廳上更就近了到了臨期自有用處千萬不要多言惟有小心謹慎而已龍濤道我等曉得儻有用我等之處自當効力智化點頭叫他二人去了然後又與北俠計議一番方纔安歇到了次日他又不憚勤勞各處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細細詢問因此這軍山之內由那裡到何處至何方俱已曉得他見大小頭目雖有多人皆沒甚要緊惟有美夫人之弟美鎧甚是了得極其梗直生

得凹面金腮兩道濃眉一張濶口微微有些髭鬚綽號小二郎他單會使一般器械名曰三截棍中間有五尺長短兩頭俱有鐵葉打就鐵環包定兩根短棒足有二尺多每逢對壘施展起來遠近皆可打得英勇非常智化把他看在眼裡又因他是鍾雄的親戚因此待他甚好極其親近這二郎見智化志廣才高料事精詳更加喜悅除了姜鎧之外還有鍾雄兩個親信之人却是同族弟兄武伯南武伯北此二人專管料理家務智化也時常的與他等親密他又算計鍾雄生日不過三日就到了他便託言查閱悄悄的又到陳起望恰好蔣爺正與柳青剛到彼此見了各生羡慕喜愛非常蔣爺便問龍濤姚猛到了不曾丁二爺

道不但到了謹遵兄命已然進了水寨門了智化道昨日他二人去了我甚憂心後來見他等的光景甚是合宜我就知是二弟的傳授了智化又問蔣爺道四弟前次所論之事想柳兄俱已備妥了今日我就同柳兄進水寨柳青道小弟惟命是從但不知如何進水寨法智化道我自有道理不知用何計策且聽下回分解